

道園學古錄

冊三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在朝藁八

雍虞集伯生

記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質夫以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曆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甯麟陳才會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鄰境寇起遂以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後二年縣陞爲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以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螯廟前池架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今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屋宇庠陋湫隘嘆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尊俎邊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眡諸學廩歲爲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爲也乃節冗費究宿弊以圖新之易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宮而後衡

縮端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城唐壁廉續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至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參政雍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千里願子有述焉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學進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

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某乃爲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俛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爲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

使得以反求爲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

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以先儒之憂爲憂而爲之制曰詢孝弟於所居之鄉以觀其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寢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某懼夫學者無以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此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某固不敢以一言概之也趙侯字仲義亳社人起身江西幙府連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正蕭熒訓導劉天柱直學張志道胡謙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供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

爲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况於教乎若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莅事不闡茸鹵莽以取謬悠之譏則反睢盱恣睢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之得而不取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况侯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爲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鹽鐵筦庫乃能從容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世法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爲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循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僞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爲之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爲深取縣學弊侯率儒家者更脩之曰善爲之吾不以它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爲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略倣於

縣學則又爲義倉以附其旁寬爲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卽邑南三里
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
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曰退食卽其處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詠嘆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稍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願脩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爲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庖廡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月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爲養率其僚吏諸生釋菜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躉之閩帥上其事請列爲學宮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迺爲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旣南渡中立氏以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爲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

行蓋終身焉及其爲縣學記懇懇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脩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烏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况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由况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况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况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乎侯名達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某官其爲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儒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子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旣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

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礪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箕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箕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歿幾二百年矣箕翁來求某記之某受言而作曰烏乎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曰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繇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強起之至縣學以爲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至郡學以爲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卽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爲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爲宮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湔有所前爲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爲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爲山長應桂繼之旣列爲學宮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爲此也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乃徵其常

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于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熙載亦解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以爲教乎純仁曰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人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讖緯爲奧或以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闡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己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_之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某曰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首有書院脫餘生於

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感哉張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爲國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師宿儒日以澌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之言竊附于往哲之緒餘以誣衆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者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盍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以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勗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使不至陷於差繆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以諗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閒禮制寢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

質愿之美而奇岩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
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
而講堂庠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
逮燮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己俸以天曆己巳
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朞告
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宋楊椿傅熙采文富蒞工者范
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
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况教乎
燮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人之
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敘不明之則斁此教
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且殊而大概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
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
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
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
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似之近幾微
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

教者為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為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烏乎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變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變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迺闢地為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為學之處變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尙克繼之于永久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饍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間田與之俾募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饍之充歉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

教之力不力系於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左爲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諶州學正陳渥之所爲也明年諶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至學者取租於田而給之教養奉祠之外戶牖幕纒之飾墜茨丹雘之工聖賢肖像有衣裳之制廟貌有牆宇之巖煥然一新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豪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以學校爲先務教養爲己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強家者始復歸於學而讞訟者搆言於司臬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于濟寧于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斲又來求文刻石以爲記烏乎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久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

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士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俟於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尙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尙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己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以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左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張述古爲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旣爲條督其教養脩完其宮牆屋室治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

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爲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答兒山長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侵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子迺爲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己治人之道畊者食人而不以爲勞學者食於人不以爲泰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爲國今爲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尙書省以戶工二部營繕出納之

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
奏增爲四員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
乖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閱公牘還就署決事後中書省
仍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闕焉徒寓直所至之部至
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
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
伯溫以舊署隘且弊爲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爲堂三楹以居
其官旁列吏舍庖廡外爲門以別之是年冬戊子明年五月成四君
子者旣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卅有餘年矣而廳事適成
於吾四人爲僚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諸掌故蓋將百
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歷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
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游故來請爲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以
出令於天下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
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爲然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托於心
膺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
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爲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尙思其
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待官府之廩稍宿衛之供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概僅百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 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概系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堦等來言於史官求文以頌運使札撒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之德其言曰札撒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史皂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壩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皂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贏

餘以應需求日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札撒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某等數千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纔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皂吏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爲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內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德州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別列于碑陰云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其先太原人仕故宋爲秦州防禦使歷四戎司都統生子仲以儁勇聞都統歿事曹夫人有孝道

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豪傑之士見于軍門遂以其衆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爲大淵所害事聞

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討保寧而大淵降

世祖皇帝命爲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茲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誡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以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忠與孝可以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仕爲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予方受

詔脩

皇朝經世大典輯錄 祖宗功德而 憲宗下蜀之事供奉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以茲記告之而俾禮以其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旣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者尚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以來殆又將百年才能特起爲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尙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

王氏之家爲可稱焉南宮舍人從義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起從郡帥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草創總兵權者何求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隣已四五易主而王氏之居今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歷拜兩御史爲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卅有餘秋矣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身者而王氏一畝之宮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脩行以久之可不尙乎是爲記

松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尙古之人苟得友焉初不以天下爲廣一鄉爲狹尙古爲遠於今爲近也概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概天下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以必得也則假諸物以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雲舉所以命松爲友也夫所謂友求諸同時而不得並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不得偕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合千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

之爲志乎昔者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以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拜御史出爲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屹乎獨立不爲勢利之所移頌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亢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敏公以其嘗再爲僚也命爲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燾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胸中者乎顧嘗觀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斂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以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以學仙自名者西游昆侖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黃河之流而尋瑤池之津其游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爲樂而無閼域藩籬之間也而來爲其里人龍璧求可庭之說焉其言曰璧之大父無心翁好奇博雅故

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謾謾然游其都會而不知倦也及我
國家混一宇內其父之北游也蓋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以觀乎興
王之勝地以交于國人大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璧也退焉里閭
之近擇高山流水之美卜宅以奉其親有兄弟嫻族之好師友講誦
之樂昭其祖父遠游之思而盎然自足於戶庭之間則謂之可庭也
不亦宜乎予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爲道斂之不盈一握舒之
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
遠不至也年富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愛其引典高
遠欣然爲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
間託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

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
列嚴恪齊整其得爲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
累於物則窘我室廬使適寬閑而就優逸猶若皇皇何之心中局虛
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
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爲悠然也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

明論者以爲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臥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雜耕之整暇羽扇指撝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彥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說與彥達爲亭記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一成之始終可知也若夫因其哀怒淫放之情以爲急厲緩靡之節極其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而知察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存於今恆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爲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以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琅然予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有所取也卽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以盡抑揚長短之變則有之矣誠不可依希於近似假借以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

強弱之不侔何啻倍蓰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以其分數較著號令嚴明伎藝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懦不可作尙足以成軍乎吾是知爲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之謬整然法度之爲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不亦善乎於是而思古人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亦一琅然也有託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澹乎沖和而不至于寂寞鬱乎憂思而不墮乎淒斷發揚蹈厲而無所陵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予是以善其名亭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擢在羣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思蘭序記

建安陳君若虛爲予言其居之勝也山泉林竹庶幾山陰之幽情焉又嘗從故承旨吳興趙公子昂游廿年閒兩得其所書晉人禊序者規爲亭貯之公感其意題之曰思蘭而亭實未成也泰定乙丑亭始成而公去世久矣俛仰陳迹誠有足悲者乃置序與題於亭上以與同志者玩焉且曰卽吾亭而望焉考亭雲谷吾朱子之几爲猶儼然也師友之相從則又有西山蘆峯之屬近在跬步則吾之所謂思蘭

者有不徒在於觴詠者予曰樂哉斯亭吾安得身往游之哉昔者曾
皙之侍夫子也舍瑟而作慨然有浴沂詠歸之思焉蓋直言其志云
耳豈必身在乎沂水之濱舞雩之下乎今朱子之教衣被四海廣矣
大矣頌其詩讀其書想象其德容之盛如將見之以致其企及而從
之者必有其人已乎又孰知居之近也地之勝也有若陳氏之亭可
以係其思之親切者乎仰其蒼然之崇高而有以見其卓然之在前
俯其淵然之深長而有以見其往禪來續之無窮也則其得於觀感
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語文字云乎哉古之善爲詩者常託物以起
興而後得以推致其性情而極夫詠歌舞蹈之盛若思蘭之亭者其
諸異乎脩短之感玩物之爲乎凡概啓於予衷者如此并以爲識陳
君將典教閩郡試與其父兄子弟道之庶乎其有以相發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Blank page with horizontal lines, likely a separator or a page with extremely faint text.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在朝藁九

雍虞集伯生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峯十有六皆可
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
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
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
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
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
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象而祠之部
使者深偉之旣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並作踰
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二百畝
以爲食儼然學宮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于 朝名之曰天門書院
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釋菜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
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爲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
浮屠老佛之宮旣竭吾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

百年以來習熟見聞以爲當然而莫之怪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闕其神氣於千古以啓聖人之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蘊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聞而邪說之多歧則亦掎擊排抉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宮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既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才華其反求切己至於深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爲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爲之得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爲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

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蘇各以其財來助司獄崔□學正楊□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間以祠事語某將篆諸石以識某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異懦無恥異懦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勵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尙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

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弊於文法頹壞淪靡而莫之救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答 聖

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 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爲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顧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于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內外皆鑿溝澮納太湖之水以容行舟逾絕爲梁經緯聯屬其高庫修縮視而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在郡闔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爲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水加墊焉歲久腐撓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卽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卽成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架木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其故曰家業版築於茲三世矣衣食不敢有所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以畜子孫終其身請悉以從事問

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冀也按文貴家無田入化遷之利郡縣甲乙
貲算在中產最下徒以知足能散無所爲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
亦善夫請聽文貴所爲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
甚善其亟從勉成之文貴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以八月
乙丑召工畫圖計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鐵石必良售物
予直必平無留券擇匠必精既稍必足其志役者受傭如歸作息有
度勤而弗病絕水下石欵密鍵固彙起拱合理緻無間圜空漏水象
月引重過之堅踰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隄岸容挽遡者
若干尺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貫於是前侍御史曹
南馮公翼與各卿大夫既老而寓於吳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
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乃使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
毋得擅用府庫茲橋以民家財爲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
使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一日而決
詎能成於期月耶用不足必且汎賦吏並緣奸利能無侵牟椎剝乎
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是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刻文記之或曰
以一民掠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夫鄭商犒牛敵
謀盜沮卜式輸財漢用不匱度時酌宜未可廢也必律之以古昔其

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爲而莫之禁更於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子曩過吳嘗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人且吳人殷盛四方所莫及其什伯倍蓰於鄧者甚衆其輕財尚義肯卹鄉里救災患者常多有之故爲備載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各氏請列諸碑陰

悅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以禪續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爲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宮室貨財之爲皆生生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其智力之所得爲內戕其心外伐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以害其生而風寒燥濕之感水火虎兇兵凶之遇不與焉若是者逐逐乎相隨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君子虛能以醫藥診夫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以全用能變其呻吟呼號愁嘆之聲以爲忻愉舞蹈順適之意日有稱而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嬰少壯老其時也強弱盛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損有餘益不足以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其分定而無悔焉

誠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以身爲患莊周以生爲勞者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吾聞善養生者咀嚙太和不在乎穀肉菜果也品配陰陽托象乎夫婦男女也鄞鄂之固舍廬之安金玉之保緼襲之厚又皆有所喻焉無不得以物命之也此豈非悅生之大本乎哉安而久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更僕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溯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

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尙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己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牆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輒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况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

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冢婦登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歲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冰霜躬自織績以具衣食又撙節贏餘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于火無強近之親可依托屏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爲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內外親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靳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爲愛故粗有成立年七十四有以其事聞于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蓋享備養者又五年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十五年矣乃來告某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

公則我曾大父嘉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從祖參政取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史婚姻之弟兄也及我祖兄又嗣昏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之而士貴也未有所托于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邁恐就湮沒而吾子有位于朝顓以文學爲職事則吾名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某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其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次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者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苛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高氏子孫其未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庭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轍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

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鈞遊之舊躊躇詠歎依依然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曆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以其未可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以告某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客之所娛也然而鬱乎在望莫之至焉子何以表之而系吾志也迺爲攷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滄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爲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己仁甫氏以學問爲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爲感矣感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

之爲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原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卽介前進士昭武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錄判君將致仕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廬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爲文字之驪顧未有說以復於二子是以文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各以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卑隱而尙顯亦豈以隱爲高而顯爲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脩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爲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爲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况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睢盱以合世好壟斷以足己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

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吏而不忘書父子兄弟之間所以相激勵傲誠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卽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寂寞之濱豈無遯世長往之士聞予言而一慨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尙以告予予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爲記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脩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繇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于集賢王公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渾河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是焉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橫溢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于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以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爲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年壬寅留守完顏褒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又以水壞官家葺焉又十有二年爲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諸故府取舊例以

請連率爲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焉連率屬其副
孫侯詣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以次承事於是孫
侯曰財不可以屬費民不可以數勞必究其所以壞而求所以長久
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石柱也東當水所
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弘山之下
凡爲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磬石植欄楯表
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以九月甲子凡若
干日夫爲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率總一方委任甚重
視民事之急猶請于上而後行爲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
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揆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以書哉
噫善爲政者當爲其所不可不爲而不敢擅爲其所不得爲與輕爲
其所不必爲則民力其庶幾矣且革旣壞於一日思持久於方來不
以速成爲能而以他日爲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
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無斃焉可也

說

尙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

畜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趨鄉則雖有善器彊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况乎弛焉以嬉慢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爲偶以其無志也善爲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爲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茫無所底止其不爲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爲喪患難憂戚志不爲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况爲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况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尙志爲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黃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濟也受業於子濟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爲書尙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暨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

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尙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孰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以節文之而教生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二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予嘗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爲之辭今天子追賜謚我先公實有忠與敏二文先公以是易名上所賜也予不忍今子孫同之更字謹以恭字善以至子更爲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高氣揚不知爲謹也神昏力弱不足以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况漫以不謹臨之豈復有爲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以謹之法矣恭之爲文象手足也爲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斂其放心於執事之閒弟子之所以爲恭也謹乎思所以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刻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善復之

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愚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爲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意非獨爲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距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子亦有因子言而警悟用力真有所至者乎

李克峻字說

河東李公以至大辛亥之歲爲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申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峻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以自勉其請至于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以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爲人子者有若克峻知尊父命而不敢忽思有以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敢不爲克峻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聞之俊峻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蓋同爲高大之義故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爲輕俊捷疾之名則失之矣夫所

謂俊彥俊又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英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也然而高大之人見理必異於常人其才則似乎輕捷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爲高大之俊而不欲子爲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至於成性存存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苟欲爲超邁而不切於實乃爲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爲也愚旣論高大之爲俊以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以過高爲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以明之誠願子之有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以諒予心也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具在簡冊濂洛以來大儒君子又發其緼奧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皆切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以得獸矣茫茫原野不卽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已疾矣方餌滿前不命醫則繆於對證此答問達材之爲教所

以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約禮之說自顏氏率是以爲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說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爲觀美也是故答問者詎可不視其所至而汎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爲仲禮字說而竊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說啓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斷乎其不肯爲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嚥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人乎昔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自不妄語始□蓋退而隳括其所爲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楷則矣因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噫觀美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說求予識之夫御史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莫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沛然可勝禦哉

劉仲經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字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邈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者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

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爲君子反乎此則爲小人爲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爲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爲心也言道傳而不本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經之爲文言治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卽其常而不變循直道而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

在朝藁十

雍虞集伯生

題跋

皇帝聖旨

特命禮部尚書哈喇拔都兒充

奎章閣捧案官宜令哈喇拔都兒準此

天曆二年五月十三日

禮部尚書哈喇拔都兒之先臣太傅右丞相楚國公事

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世有之

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

不易思奮忠鯁以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

歸心尚書參侍機謀夙夜左右內則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

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秉謙慎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

以延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

也而獨蒙聖恩親御翰墨作勅書以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畫

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

之藻賁者天下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

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趙祕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某讀趙祕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亨泉魏鶴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某曾大父友誼最厚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易碩德重望爲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關上潰卒爲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謨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亨泉名方字義立亦同易學其詳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爲之著亨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胥其在京師也館於某料院諸孫用享家番陽其在京師也交好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略以所憶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澌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

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閔夭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以家死事若西和賈侔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 詔脩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閔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某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慎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矣善

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恥憂國而防乎欲威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虞集謹書跋御筆除丑闈太府太監

右今皇帝宸翰命丑闈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以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雲漢昭回龍光赫奕未有若臣丑闈之親被御書者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丑闈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而保祿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日彼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旣一朔方
奇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
旣久交游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于時一時
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
存者亦可慨乎高尙書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
尙鮮于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焉善觀者不特於翰墨論也將
軍之子瑀持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玉文堂中閩陳衆仲陳趙子期太
原王君實吳陸友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一日蜀人虞某伯生甫敬
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扁因爲辨心遠之說以遺之
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予有言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
爲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
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
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烏乎是誰之過哉沉冥苟且之徒蓋
自陷於汙下所見不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

喜乎推吳興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
思者古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其書諸
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涵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有藏用
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趣世亟羣慝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
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為著文甚多皆贍博奇偉及得此劍極古以為
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
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看劍道舊而亡其文蓋三十年矣吳
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某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苞宇內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
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
叔祖以少傅被 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

下被 旨著經世大典輶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誨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三歎矧和寧 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囚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旣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尙多有之吾安得因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使於無窮乎

跋真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主旣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象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嘆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某從王公之孫纘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雍虞某書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象伯夷千載以爲名言託物擬倫君子豈偶然哉雍虞某

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爲分地卽爲城郭宮室取故宋熙春閣材于汴稍損益之以爲此閣名曰大安旣登大寶以開平爲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巋然遂爲前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王振鵬受知

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僥倖之倫此圖當時甚稱

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諷乎止以藝言則不足盡振鵬之惓惓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某從故宋王忠簡公會孫纘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初已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觀之令人慨然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

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惘然臨池者尙三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幼度爲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柳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洛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公望李公伯宗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貢公仲章而耆舊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幼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玄教吳大宗師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十四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

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

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克纘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爲重先生時爲太常博士草儀注朝謚于南郊追尊

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誄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

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寺

天子爲之改容臺省爲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道凜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讜誼如此晚守一州以歿不究其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永歌者也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以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亢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張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某初受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諒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書未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水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衰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讀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諭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爲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歿

王氏守志教子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未舉河間也夫人命之受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興祖爲告其隣近傲焉以歸爲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字也某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爲世道勸也

跋鮮于伯幾與巖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巖氏琴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以想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水之間也

題鮮于伯機小篆

斂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忤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邇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託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尙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

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二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溫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薦之皆欣然以爲當而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泰定丁卯陳衆仲自溫陵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旣不可復見傅又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傅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爲信仲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耶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旣有序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尙在篋笥大父嘗取

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耶今爲祿仕者苟干祿以爲貧亦復何議哉而爲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爲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斁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爲之祝規哉而獨及崔李二者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日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今始放此某昔嘗承乏典樂會

先皇帝開奎章閣引某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魯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黜之乃與其寮寮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刻石堂上使人來求識之故爲序錄于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俗者無所容乎其前今

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申之以繾綣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題宋諸陵畫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祕閣畫象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尙想象而求之乎

題閩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某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見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魁象物以為各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為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威自唐歷五季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於荆榛丘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敘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顯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三嵎虞某題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

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榱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 詔脩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

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全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闕陞從事三綾告重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卽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唯其用之如何耳三誥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全通暢善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久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仁本而

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之語曷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星術算卜筮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

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恆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爲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以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畫爲兵士剔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也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某獲觀中祕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尙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允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跋紹興三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都堂審

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丘虛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况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屠子邁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孝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朵來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曆二年九月十二日 手詔一百五字申嚴夜啓門禁之事 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清河幄殿御書今侍書學士臣朵來時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 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 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 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以爲大訓者也 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三月臣朵來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不勝感泣之至

抄錄御書

皇帝聖旨

大都上都守把城門圍宿軍官軍人每八刺哈赤每根底自今以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將帶夜行象牙圓牌織字

聖旨門圍官員詳驗端實方許開門出雖有夜行象牙圓牌如無織字

聖旨不論是何官員人等並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處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書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朵來以僉書樞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

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為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曆初以使司在京師是年秋九月

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恇怯退異從

道慨然受命往諭閑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
逆而填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日爲亂致煩重兵數年
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
宣德意隱得其情狀以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
與所居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爲從道事實與
簡冊有關先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
詳者避文勝之史也某備員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以待至順癸
酉閏二月甲寅虞某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曆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境乃以弗率聞
天子仁聖旣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各奏厥功又以明詔
開示更新全活之意卒以按堵蕭大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
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
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恂恂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圖

前代端午賜扇內廷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諼草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爾然戒殢酒祝以忘憂豈黃髮爲期之意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在朝藁十一

雍 虞 集 伯生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間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乎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其典型之遺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詠嘆之資則亦未矣爲豳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爲文從系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卽學而論之孔子又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旣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耶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尙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祕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卽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僞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

嘗敘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也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爲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爲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屢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并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月日可考知者尙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

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會見於一日而天下黜福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卽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

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

裕皇有古師傅之誼

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卽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

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也哉

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

裕宗撫軍瀚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

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算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卽請留許公於旣退而授時曆成公曰

合南北爲曆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尙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爲也姑爲表其嘗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三月甲子太常博士虞某書

順菴銘跋

尙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徂流木之生自本而未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爲至順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內無飢饉天閔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無拂逆之事其爲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斯

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其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爲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宁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揆飾之也而勸誠之辭子孫之託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慊以爲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概可見矣後世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爲於當世者常因其氣

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履要宦者三十餘年既老于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見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齊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爲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

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歛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泝辛夷塢之目何其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倣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龍陳侯之所以爲治以此求之可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己推而納諸溝中皆

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卽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 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

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爲小鄭王此故云

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爲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 國初卿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爲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

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屬籍者幾數十家家牒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質舉進士京師爲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爲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目因書曰千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傅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

險至於卽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尙可類驚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尙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爲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怪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掾執筆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說賜田經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渠自去面懇幸與詳度言之亦須不礙官府事體乃佳爾提宮丈不敢拜書韜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季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覓一信若十千可就卽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草附此歲晚珍重以迓新社不宣某再拜
晦伯知郡賢契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耆學甚殷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爚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卽所謂新阡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爲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誚之公以時之古爲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平乎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迴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爲職業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

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捧檄湖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齟齬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宦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葬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尙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逐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待近歲家第官湘鄉數求充使若其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隔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脈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李尤魯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李尤魯太常公敘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可徵不誣足爲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

呼秉彝在人貞節恆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

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翻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埜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撒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源買閻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忽都不花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召而不至者不及一一書入筵前後除擢亦不備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暫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

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歎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事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爲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間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懇懇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于奏議稿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了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撥入背嵬軍付俊

跋高宗御書

背嵬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湯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淮之間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嵬恐其走逸殆秦檜搆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

泰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延祐中有旨修遼金宋史至今十數年間未遑有所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爲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爲孟氏墓銘略足以考見燕城中統以前盛衰之迹噫使人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邈字疑是懇字將筆誤耶別有說耶因并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爲之蓋勢然也國家因遼金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吏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旣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尙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

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人皆言曹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輯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爲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而粗加櫟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中立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

猶以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於乎其志亦可尙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慤嚴覈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銜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子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略敘梗概而歸溫陵之士尙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尙未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况至元以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愷清慎端介爲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某敬識而歸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况其貴者乎苟有賢

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恆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溫其官誥

右董公溫其以鄉貢進士授禎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爲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各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暑疎決有司恆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係獄者猶加念慮况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際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某來中朝待罪 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劉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僂而數也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爲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爲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蘖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在朝藁十二

雍 虞 集 伯生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臣某等言特奉 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以無爲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擬於羲黃集羣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極襄贊之形容探蹟圖書玩盈虛之來往冀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芻蕘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 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肄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 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能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歎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細氈廣廈既極詢諮於累歲蔑聞補報於纖豪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災羣賢在朝尙恐俊

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感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恪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尙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曆在躬祗服祖宗之訓太宮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於民勞倭戴密繇於天授卿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衮繪龍章之盛箭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纘膺正統脩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時盛典率土中賀懽心有德以興無爲而治御衮衣而酌秬鬯得寶玉以備符徵干羽舞階羆虎桓桓而敵愾箭韶依律鳳凰噦噦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卽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僭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外喜溢
臣隣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令緒用克繼於武功雷動
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回日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
允合乾坤之大臣等恩叨三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
建極斂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爲大顯承感化
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
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穆之傳假郊廟以受釐
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贊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
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 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禕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懽溢宮闈慶延
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煉補天之石女功內
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之禮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
鴻禧臣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詠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

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 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縟儀再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緝黼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 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不昭宗社之光道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爲揖讓允躋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圉於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備兼衆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辭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嚴宗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不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昌臣某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鍾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 皇后受冊箋

軒星譽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朔慶均邦國燕及宗祊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壺佐庶政之勤勞祇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翬珩在御祚胤開祥臣等忝列鈞衡欽承典則致關睢麟趾之化實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脩國史府賀 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闈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辰誕膺縟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鍾鼓瑟瑟善繼徽音之美禕褕翰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台衮兼總史廷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關雎

建儲中書省賀 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太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於至德慮周宇內承祧仍屬於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無為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 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豫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臣隣協壹宗社

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隆顧復鉤陳華蓋有來萬乘之朝甲觀畫堂
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國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備引詞林遙瞻
禁衛興仁興讓常聯棣萼之相輝得壽得名克保輿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戴云初謳歌
爲盛欽惟

世祖紹統乾之運 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
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粵在 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
國勢以安欽惟

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
旌旗皆昔 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
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
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 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間之中
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爲子孫經久之謀實出聖
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

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畀專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一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况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舉一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召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悅耳以爲容僥倖瞻承護曲說以干咎私情是徇大體有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支推知並進於老成庶肯同心於陳

閉

竊以周尙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爲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敷歷中外承接儒先懸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袞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惟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久間而彌劭心以久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恆有則况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頒優禮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帷不致虛糜職事几鳥之盛已足表儀則其孚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末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學也博考於訓詁事物之蹟而推達乎聖賢之緼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極乎神化

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比夫未俗妄相標表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粵自累朝從布衣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誠剴溫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尙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彌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維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采

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爲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契公論目今未見到任若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進正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閒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贊助

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

伏蒙 聖恩除授前職竊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之大經
爲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冒昧常
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職任資深慚愧况老臣世從軍旅歷任省臺
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勤深思遠責其在薦賢竊見翰林學士
吳澄學通天人道爲師表其代言深如訓誥之彌文其書事嚴於筆
削之成法蓋其脩身成德文學猶其緒餘目今 英宗實錄未經呈
進 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
累有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之
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爲此今者本官
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使身任其事後當
追念無及近者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
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實爲允當

講畢奏特加藁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次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勳業或循常以守定品
此 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 朝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勳臣
之家恩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
彰實爲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首帥孤軍內附 太祖後於滅

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

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徧歷臺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諡乃贈典未行之初

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竊照真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疇其功庸誠爲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諡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諡故中書平章政事趙璧公曰忠亮延祐三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諡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諡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勳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掇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濟南李壇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

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 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
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

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目是時 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
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
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
世祖嘗歎曰漢人迺能爲國語深細若此蓋孰察而深許之矣於戲
此其所啓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而
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琚

議曰謹按 國朝初入中原卽用其豪傑以經理綱紀妥綏人心以
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弟脫顛沛而就
休養故其大者特自奮發於智能以爲時之將相其廉介者往往不
卑小官而爲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
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興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
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者殆其所當有者也
若故淮東西轉運副使潘公琚者年未弱冠推擇爲吏並駕羣材一
時幙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聲譽益著夫筦庫非致名

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名曰筦庫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漕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蓋有所考哉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尙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以易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忍爲術汙陋爲習巧佞爲伎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爲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

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敷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諡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諡議

儼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己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邪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詡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

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恆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己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諡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啓

請吳先生書

先生往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留別之意實爲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學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脩係乎監學者匪輕翩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朝廷其謂監學何則區區之未喻也謹遣學生某等請於河上以必還爲期惟執事留意北棹毋阻幸甚

慶草廬先生初度啓

候鴈旋春絃麟紀旦恭惟歡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敘人豪並興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邁乎

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張陸之切磨會江漢於滄溟輔梁棟以
榱桷是閱衆甫謂之大成未有如學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
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峯載歌鳴鳥之聞特見臥龍之起金匱將
垂於訓戒蒲輪何憚於歸來穆若燕閒齋戒以問於尙父斐然狂簡
傳授多得於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
子之嘏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鑒衡
明睿絕邊岐之異述羣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袞之齡允
爲一代之瑞尙綏福履以亢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而思學
感彌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文章之著拜父師之祝嘏懷皇
覽之揆初伏念某干祿不回索居旣久脩踐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
於 聖明濯濯儒林每踵先生之履煌煌芝秀亦興晚歲之歌盍曰
歸歟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生卓爾大雅歸然靈光閣具常珍奉龜
齡之維永坐施重席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
立雪曲加獎借更俾久長洛社耆英許繼君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尙
傳伏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久閑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海空聞
薏苡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容之劍落落幾亡於世故惓惓深結於
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髀而歎能無廉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
雍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
軍之舊爲書以授賢子馳驅將使者之華受韶弓而永藏錫康爵以
旣醉上恩之厚外廷所無某託在交游尤深慶抃虎皮裹甲徒煩臥
護於江湖馬首在塗行見來朝於魏闕尙祈調攝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紱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啓事知日近於
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屬彌昌而成錫某相知最樂揆度云初竹簟涼
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海中薄寫慶悰尙幾體
照

除夜以獐送歐陽少監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履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具於山虞
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芾斯皇未覺爲書之誤清酒
旣載尙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餽歲

蜡賓迎虎擊鮮俄給於來田庖吏執牢爲酒遂蠲於孝享未往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茲豐俎汗邪滿載持肩願祝於有年清猷屬饜薦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悉嗣陳

答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蚤憶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陪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尙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歎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潁之思我詠藿苗願維駒於朝夕公憐樛櫟顧問蠶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誦褒之敢受乃若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檐竹簟當從歸老之遊浩有謝忱悉儲侍旣

回胡貢士啓

應詔公車脩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謂承明著庭之舊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託於斯文乃辱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夙勸蒲輪之駕棄孺關吏行分藜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答簡西碧魄歲啓

篤敘鄉情特厯節物十鷄駢首來同祝鐘之鳩一鶚傳書俾載迎春
之燕肅肅置罟之獲温温几席之懽謹已拜嘉詎云還贄聊奉時哉
之嗅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